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故事会

法制故事



1947.8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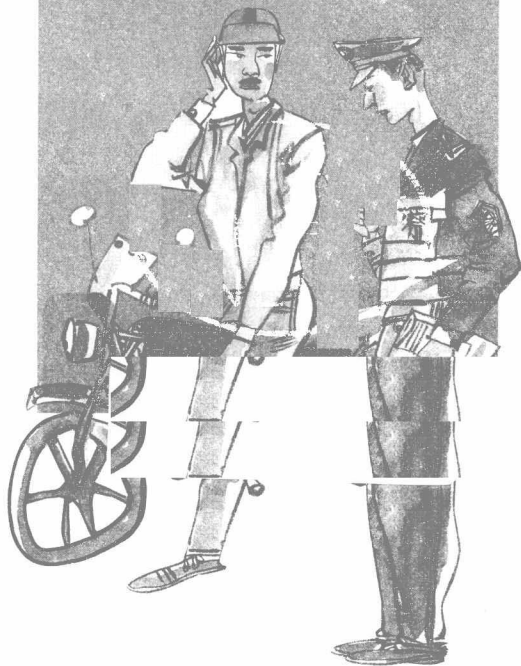
®
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法制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制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—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2008.11(初版) 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047-8
I.法... II.故... III.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I1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59140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 名: 法制故事

编 者: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出 品 人: 何承伟

责任编辑: 鲍 放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54667902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邮编: 200020

印 刷: 上海华文印刷厂

经 销: *新华书店*

版 次: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70×960 32开 印张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047-8/G·038

定 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. 021-88987232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185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均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目 录

法眼直击

- 换命 2
- 丈夫身上的印痕 12
- 烧出来的祸 19
- 只要装得像 28
- 你过不去这座山 32
- 那个地方能养老 38

法律人生

- 让良心说话 44
- 铤而走险 49
- 谁被暗算 55
- 老家来电话 60
- 我是想害你 68
- 破碎的留学梦 72
- 女儿最后的嘱托 76

法界传闻

- 石破天惊的邮包 82
- 捡了一把枪 85
- 好一个吻 89
- 一根银手链 91
- 墙头上的标语 95
- 老哥儿们 98
- 告状奇遇 1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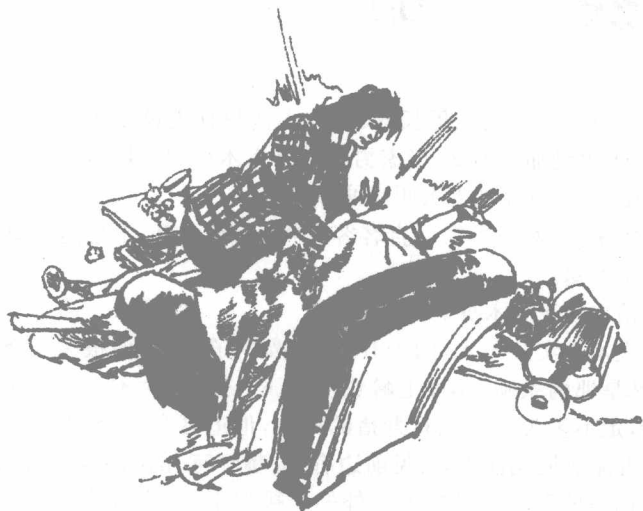
法苑情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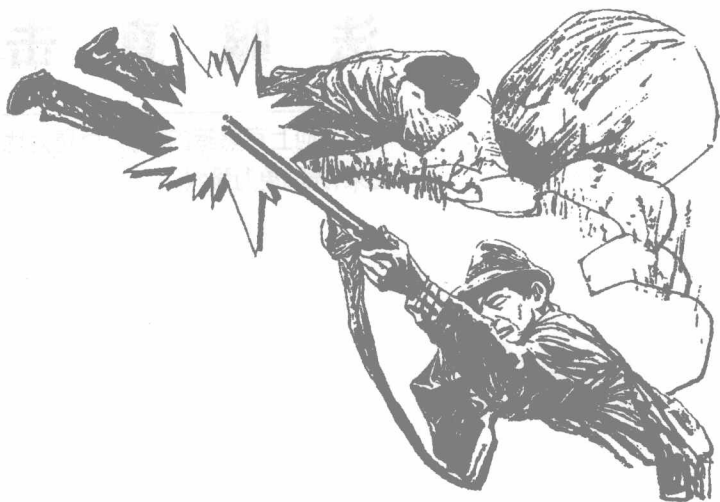
- 无法寄出的月饼 112

小站来了个乞丐	114
逃犯	118
报答妈妈	125
法治天下	
王婆卖瓜	132
为了丈夫的嘱托	138
投资吸引力	144
罚你宣个誓	149

法眼直击

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,可是对比起来,光明更为强烈。





换 命

云彩山下有条七八里长的山沟，山沟里住着两户人家。一户姓于，夫妻俩加个闺女，当家男人叫于大木；一户姓尚，兄弟俩加个瞎眼老妈，管家的老大叫尚坤子。

多年来，于家和尚家一直客客气气，相安无事，不想这天却出了一个大祸。

事情出在于大木身上。

于大木其实并不木，四十开外，瘦高个子，长得像根黑炭条儿，尤其是那两条腿，爬坡上岭快疾如飞。这天，大木上山进林子狩猎，走不多久便发现有野猪的踪迹，他追着东一个、西一个的蹄花儿来到阴司崖下，听见前边有“呼哧呼哧”的响声，立刻收住脚步循声搜索。只见数十步外的洋桃架里，一头野猪正撅着

脑袋，头扎在藤萝里，一定是在找落地的洋桃吃呢。大木惊喜万分，迅速端起枪瞄个准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那野猪立刻应声倒地。大木不放心，又补了一枪，看看真没了动静，便三步两步冲上去。可是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他打中的不是野猪，却是尚家的老二尚哑巴。

大木吓得腿都软了，一边拼命叫哑巴，一边把他抱起在怀里。可是哑巴只“咕噜咕噜”吐了两口鲜血，便头一歪没了气。大木一看，哑巴手里还捏着几个落地的洋桃，一身灰不溜秋的衣裳，正像一张野猪皮。

大木吓坏了，今个失手，闯下了人命大祸，可怎么办呀？大木思来想去，决定先把哑巴背回家再说。

按山里规矩，人死在外面是不能进家门的，所以大木便把哑巴尸体放在尚家屋檐下，用一块塑料布盖住，然后再进去报讯。

尚坤子和他娘闻听噩耗顿时就惊呆了，待得醒悟过来，简直哭得天昏地暗，大木自然陪着一块掉泪。哭累了，大木轻声问：“坤子，你说说，这事可咋办呀！”

尚坤子说：“人命关天，还用说吗？”

大木心里觉得委屈，说：“我和哑巴兄弟素来没怨没仇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！”

尚坤子可不这么想。自己也算5尺高一条男子汉了，弟弟是个哑巴，自己可不是哑巴，弟弟被人当野猪打死了，难道自己却去装哑巴？咋对得起一奶吊大的亲兄弟？尚坤子对大木亮了牌：“俗话说：雪地埋不住死尸。这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谁也别想包得住！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大木想想也对，自己犯下人命案，只有拿命偿命了。他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心事重重地向自己家里走去。

大木前脚走，尚坤子后脚就动身去柿子坪派出所报案。谁想尚坤子走出没多久，天就开始下起雨来，待他翻过轱辘岭，雨

竟越下越大，尚坤子只得钻进路边的神仙洞避雨。巧了，沟外村里的药贩子梁发子，也淋了一身雨，此刻正在洞里烧了一堆火，在烤衣服。梁发子常年在山沟里窜来窜去，收购中草药，所以尚坤子与他很熟。

梁发子问尚坤子：“这么大的雨，要到哪里去？”尚坤子眼泪汪汪地把事情说了。梁发子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知道了事情的根根由由之后，听说尚坤子要去报案，两只绿豆眼眯起足有半分钟，然后连连摇头：“坤子呀，遇事要三思而后行，千万别着急，你再想想。”

尚坤子脖子一拧：“这事还有啥弯儿？不依靠政府，咱咋去把大木敲了，给哑巴偿命？”

梁发子歪着头问：“你想叫公家把大木抓去崩了？咱把话说回来，就算把大木横倒了，你哑巴兄弟就能活过来？”梁发子不住地晃着脑袋，“坤子呀，依我看呀，把大木崩了，不如不崩；把大木告了，不如不告。”

梁发子说的什么屁话！尚坤子火儿冒了：当哥哥的不能为弟弟报仇，还算个人吗？尚坤子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身子一倔，扭头就走。梁发子追到洞口大声喊：“乡里书记你认识？”

尚坤子摇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乡长你俩是亲戚？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“那你和派出所哪个头头脑脑有关系？”

“你损我还是咋的？”

梁发子冷冷一笑：“一道门槛也摸不着，还想告状哩，你去告吧，告吧！”梁发子别转身，回进洞里抽起了闷烟。

尚坤子被镇住了，想想自己一个乡巴佬，还真不懂告状的路数呢，犹豫了一会，只好折回神仙洞，向梁发子求教。

梁发子推心置腹地说：“坤子呀，大木与你们家无冤无仇，他

只不过是一时眼花，把哑巴当野猪打了，这事，你告到天边也稀溜松，赔副棺材顶天了。可退一步想，如果你们不告他，不要他的命，大木家自然对你们感恩不尽，然后，你们再喊多么高的价，总没有他那条命值钱吧，什么条件他保准都会答应你。”

话不说不明，木不钻不透，尚坤子的心终于被说活了。于是，梁发子自告奋勇承揽下当说客的任务，立马就往大木家赶。

谁知梁发子紧赶慢赶赶到大木家，大木已经投案自首去了，大木女人正哭得昏天黑地。大木女人听梁发子说这事尚坤子愿意私了，好像黑沉沉的天空“嘭”的炸了条缝儿，拔腿便去追赶大木。只要大木一腿踏进派出所的门，说什么都晚了呵！

云彩山到柿子坪派出所所有三十多里路，中间要翻三座山，趟五条河，大木是晌午饭以后扛着个被卷走的，凭他利索的脚步，天黑就能赶到柿子坪了。大木女人心里那个急呀，脚下像生了风似的，拼命往前赶。手中的雨伞被风拽翻个个儿，她索性把伞甩了；脚下的鞋子被泥巴吸住，她干脆把鞋扔了。此时此刻，大木女人已经顾不上风刮雨淋，感觉不到石棱子的刀割锥刺了，为了走小道，抄近路，她翻石坡呀，穿一线天，爬阎王砭，趟黑水河，待赶到柿子坪时，已经是人家闭门闭户看《焦点访谈》的时候了。

大木女人记得大木走的时候自己再三嘱咐，叫他到了柿子坪先进餐馆饱吃一顿，以后坐了监，只能等时辰了，想吃什么也晚了。所以，她赶到柿子坪以后，便挨个儿到餐馆去寻大木，但是东西两条街，十几家饭馆都找遍了，也没见个影儿。大木女人浑身像散了架似的，一屁股坐在路边，泪水“哗哗”流了下来：“晚了，晚了！唉，当初怎么就没想到私了呢？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雨停了，天漆黑一片，只有街边昏黄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。大木女人突然一个激灵：大木走时脚上还穿着葛麻拍子，这种鞋只有山里人爬坡上岭防滑穿，镇上人有的恐怕连见也未必见过，大木如果进了派出所，那门口地上一定会留下那粗粗

的葛麻鞋印儿。想到这里，她“忽”地一跃而起，从一家门洞里讨到了一盒火柴，随后跑了两条街来到派出所门口，装着寻找失物，趴在地上，划一根火柴又一根火柴，寻找葛麻拍脚印儿。

一盒火柴划完了，大木女人看清了大门外出出进进几十双鞋印儿，皮鞋、胶鞋、高跟鞋、塑料鞋，就是没有一只葛麻拍印儿。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大木女人只觉得自己身子骨都活络了，暗自庆幸：他还没进去呵！

可是这个时候，大木会在哪儿呆着呢？他带着被卷，会不会先在哪个避风挡寒的地方躲着呢？大木女人四下里一看，发现街口打麦场上堆着几十个草垛，便一路寻过去，“大木——大木——”她轻轻地叫唤着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只想快快找到大木，悄悄回家，才能把事儿包在山肚子里，不露气儿。可是，大木一点回应都没有。

这时候，一辆汽车从街口驶出，借着车灯，大木女人看见不远处一块菜地中间有一个窝棚，大约是给看菜人住的。大木女人走近去，还没开口，只听里面一声问：“谁？”是大木的声音！夫妻俩此时此刻相见，抱头痛哭。

哭罢，女人把梁发子的话对大木说了，谁知大木听了却闷闷不语。大木心里有自己的想法。你想，法律是根钢条子，梁发子就是再有本事，难道能把它挽成圈儿？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迟早政府会知道，现在不去自首，只怕到时候罪上加罪呀！

女人见大木不说话，重重敲着大木的脊背，说：“你好狠心呀，自己一了百了，撇下俺娘们两个靠谁去呀！”女人一边说一边哭，越说越凄凉，越哭越伤心。男人就怕女人哭，大木原本头脑蛮冷静，可是被女人眼泪水一泡，心就软了，返回了云彩山。

梁发子还在大木家等着，见大木两口子进门，眼睛都亮了。大木听他“呱呱呱”摆了一谱经，犹疑着问：“人命关天，你真能把

这事儿摆平？”

梁发子嘴一撇，说：“你是犯了王法，可监狱里缺你一个于大木就关门了？你这事儿出在深山老沟，外人不知不晓，只要尚坤子舌头一打弯，说哑巴掉崖摔死了，毒蛇咬死了，犍牛抵死了……人一埋进土里，谁还会来替哑巴喊冤叫屈？只要拿票子把尚坤子的嘴巴塞住，还不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”

大木还没表态，女人在一边早就沉不住气了，拿出一千元钱硬塞给梁发子，叫他打点着先给尚坤子润润嘴探探深浅，看这事儿到底怎么个了法。

第二天，梁发子就转回来了，递给大木一张纸条，说是尚坤子写的保证书。大木展开一看，上面字迹歪歪扭扭的，不好认。梁发子说他给念念，于是拿过去就念了起来。

保证书上这样写道：

于大哥：

哑巴弟弟已经死了，不管怎么死，也都是个死，只当跌下阎王砧摔死了，埋了算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还是好邻居。

尚坤子 亲笔

梁发子念完，颇有些得意地看了大木一眼，夫妻俩好似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忙问梁发子要多少钱。梁发子说：“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！人家没咬牙印，那就全看你们心意了。”于大木只怕再发杈儿，就把自家两头大犍牛赶上，又带了三千元现金，去见尚坤子。尚家倒也爽快，二话不说，接了钱，拴了牛，就把哑巴装进他妈原先给自己备下的楸木棺材，架起在当院，只等第二天入土。大木两口子抚着棺材痛哭一阵，也就回了家。这天晚上，他们深深感到破财消灾后的安乐，沾床就睡着了。

五更，夫妻俩被门外牛铃叮当声惊醒，同时有人“咚咚咚”地

敲门。大木一骨碌跳下床，开了门，只见送出去的两头大犍牛又回来了，梁发子坐在门外捶布石上抽烟。大木心里猛一抽紧，知道事儿变卦了，忙把梁发子让进屋。

梁发子一言不发，从一边兜里掏出一千元，又从另一边兜里掏出三千元，放在桌子上，叫大木点点。大木哪有点钱的心思，急着问怎么回事，梁发子摆摆手：“别问了，别问了！”抬脚就走。

明明昨天尚坤子一口唾沫砸地上，怎么过一夜又舔起来了？难道非要大木抵命不成？大木气得一扭头，又倒在床上睡了。女人拽他不动，只好自己哭着叫着一直追到石坡呀，才把梁发子追上。女人说：“梁大哥，你可不能把大木甩在半路，见死不救呀！”

梁发子瞪了她一眼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们昨几个去尚家送东西，尚坤子他妈正巧在后山忙活。尚坤子原打算不声不响地把兄弟埋了算了，哪知晚上要给棺材封口时，他瞎眼妈不答应了，她要拿哑巴一条命，给尚坤子换一个儿媳妇。”梁发子边说边摇头：“尚坤子三十多了，你家小花才十五，这事儿我实在张不开口。唉——我只好把牛呀钱呀再退给你。我要甩手啦！”

大木女人顿时就听呆了，愣怔了半天，心想：尚家要拿死人换活人，这不明明是把自家闺女往绝路上逼吗！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，奔回家把事儿给大木一说，大木“腾”的一下就跳起来了：“拿闺女给我换命，我不干！我现在就去自首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，出门就走。

这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，闺女小花从河沟淘菜回来，见娘扶着门帮号啕大哭，又见两头犍牛拉回来了，就猜到准是尚家的事儿变了卦，问妈，妈哭得说不出话，后来才断断续续把尚家要她做儿媳妇的事说了出来。小花一听，拔腿就去追大木，边追连喊：“爹——你等等，爹——”

此刻大木已经一步一步爬上了轱辘岭，他走得很慢，他知道自己这一走，就将同云彩山永别了，不由回头再留恋地看一眼自

家的那座瓦房，那片竹林，那粗壮的白果树……泪水悄悄涌上了他的眼眶。突然，从远处传来小花撕心裂肺的喊声，紧紧揪住了他的心，小花爬上岭尖，哭着扑进大木怀里，浑身哆嗦着，喘不过气儿来。

大木轻轻抚着闺女的头，嘱咐说：“花呀，别上学了，你帮着娘把牛喂好，咱家有几十穴天麻，几十棵杜仲，年年都有收成，你们娘俩日子不会断顿的。熬上十年八年，你长大了，你娘也就熬出来了。爹给尚哑巴抵命，爹不害怕。你回去吧！”

小花哭着跪在地上，抱着大木的腿说：“爹，我给你换命，我情愿。”

大木摇摇头：“不行，花呀，你才十五呀！为给爹换条活命，去嫁给三十多岁的男人，爹这样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你让爹去吧！”

小花把爹的腿杆抱得更紧：“爹呀，我不叫你走，你走了，我就成了没爹的可怜人儿啦！”

父女俩在轱辘岭上抱头痛哭，这时候，大木女人和梁发子也追了上来。

梁发子对大木说：“小花她妈让我来劝劝你们父女俩，咱们在这荒山野岭上说话，不怕野猪獾子偷听，也不怕树木林郎传话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们小花今儿个读几年级？”

大木说：“初中。”

梁发子点点头：“这就是了。小花再过五年才够结婚年龄，五年呀，这就跟贷款一样，五年以后才叫你偿还，你不敢去贷，就发不了财。”

“这——”大木一听，梁发子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呀，再过五年，小花高中毕业了，到那时，下广州，去深圳，尚坤子还能把她拴住？夫妻俩一嘀咕，决定让梁发子去尚家回话，同意现在定下婚约文书，随后，一家三口就回了家。

夫妻俩刚喘下一口气，谁知梁发子已经转了回来，说是尚家要扳倒树干抓老鸱，先结婚后埋人。

大木一听就跺脚：“妈的，这不是憋死人了吗？我去认了算了，可不能屈死花呀！”

“哎呀，你这个死脑筋疙瘩！”梁发子一把拉住大木，“你先应了尚家，到时候政府的干部看小花年龄不够不会同意，尚坤子就没辙了，他能把婚姻法改了？”

“那有什么用？”大木说，“他婚结不成，这事儿还是没法了！”

“那可不一样！”梁发子若有所思，“小花跟他去登记，尽管年龄不到，但说明你们有诚意。退一步讲，就是他硬要结婚，小花到时候还可以跑，上广州、深圳去打工，现在十五六岁出去打工的有的是哩！这样做，至少可以让尚家先埋人。人一入了土，你们还怕什么！”

梁发子掏心掏肺一席话，终于说动了大木一家，于是15岁的小花便跟着梁发子去尚家，约尚坤子去乡政府登记。

三个人自然一路无话。走进乡政府结婚登记室，只见两个干部正蹲在地上下象棋，“车马炮”正打得厉害呢，兴头上哪里顾得上细细查问，收钱盖章就是了。事情竟然办得如此顺利，尚坤子乐得喜笑颜开，不过这回他多了个心眼，他怕好事多磨，硬拽着小花一起回家，当场就想把婚事办了。小花没防着尚坤子来这么一手，一路上又急又怕。梁发子朝她眨眨眼，乘尚坤子不注意的时候，附着她耳朵轻轻嘱咐了几句，然后便对尚坤子说，要去给大木夫妻俩回个话，半道上走了。

且说尚坤子到了家，把小花关进房里，随后就把哑巴兄弟抬到野猪峡埋了，毕竟要办喜事了么，家里放个死人总是忌讳的事。转回来，他的瞎眼妈让他把门板上原先贴的火纸“噌噌”一撕，换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大红“喜”字，又在门脑上挂了一扎大红花。本来，长年在深沟里住着，就和山下人没什么大往来，加上

如今这么些个事儿，所以尚家也不准备叫什么客人，先把事情办了再说。

三十多岁的汉子第一次要同女人睡觉，尚坤子早已激动得浑身燥热。他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随后赤裸着身子推开房门。咦？没人！再看床上，被窝冰凉。不对！尚坤子赶紧奔出屋，门前院后地找，不见小花半个影。

“小花跑了，跑了！”尚坤子捶胸顿足，瞎眼妈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喊天哭地地嚷着：“我可怜的哑巴儿呀，你算是白死了！”

尚坤子埋怨老妈不该听信梁发子的话，本来可以好好拿一笔钱的，现在落得个人财两空。瞎眼妈说：“我一个瞎子又看不见他是啥样人，只听他一次次来给我出主意，说话挺入耳。可你怎么也看不出来呢？”

其实，小花是按梁发子半路上对她的嘱咐，伺机跳窗逃跑的。梁发子关照她逃出尚家后就沿着石坡岬走，他会在那儿接应她，送她出山打工，逃离虎口。可是，小花刚爬上石坡岬，突然有个大汉从岩石背后蹿出来，将她一把拖上一辆嘉陵摩托，飞向山外。这个大汉实际上是梁发子给叫来的！原来，梁发子竟是披着人皮的狼！15岁的小花一点也没提防，就被梁发子卖掉了。

后来，柿子坪派出所得到消息全体出动，不出三天就把小花给追了回来，梁发子最终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可是，深山沟里的这两户人家，于大木和尚坤子，从此成了仇人。

（封光钊）

（题图：杨宏富）